



难忘的军旅生活

赵志清 *

编者按：这是作者根据青龙湖镇窦各庄村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兵金岐山所记的笔记整理的文章。全文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改编几个故事，从中了解金岐山的部队生活。

茂林太演习

1948年，我军西进绥远，驻扎在茂林太，夜间全体集合，营长赵子辉对大家讲道：“有大股敌人企图攻占茂林太，争取在围墙外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冲破围墙，要以那几处大院来抵抗，坚决死守，以等待援兵。”这时，东北方向打了两枚信号



* 赵志清：房山区住建委工会副主席、普通地下室事务中心主任，北京市书协理事、行书委员会委员，房山区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弹，部队迅速进入阵地，严阵以待。随后，队伍集合，这时才知道敌情是虚假的，是举行夜间演习，以提高大家的战斗警惕性和应战反应能力。

夜宿凉城

1948年10月的一天，部队夜宿绥远凉城。这天，寒风刺骨，当夜发了棉大衣，我与张贤同志夜间为大家做干粮，准备翌日行军携带。夜里十点多烙完干粮，没有地方睡觉，我们就在地上铺上茅草，席地而睡。夜里冻得直打哆嗦，大家都说：“凉城真不愧为凉城啊！比哪儿都凉啊！”

强渡冰河灭匪军



1948年12月5日，我部从绥远东进，夜至洋河西岸，上



级下达命令要强渡冰河，大家起初真有些发怵，冰冷的河水怎么过去？当首长讲到渡过冰河就是胜利时，大家立刻来了战斗精神，把棉裤脱了搭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向对岸走去。12月的河水是真凉啊，冰冷刺骨，河水中的冰块顺水漂流，稍不小心，就会被冰块划伤腿脚。对岸的敌人还在做着美梦，我先头部队登岸后就俘虏了一大批国民党军，其他国民党军向张家口宣化逃去。我军紧追不放，边追边打。我部还未赶到，国民党军又被友军消灭了大部。敌人见我军声势浩大，仓皇逃进了宣化城。我军势如破竹，兵临城下，城中残部弃城逃走。

围攻张垣

1948年12月，我军控制了张家口四郊，外围的山岭都被我军占据，将敌人压缩在市内，就连火车也只能在市区行驶。为了监视国民党军，我军在山上挖筑工事。为了躲避风雪严寒，战士们用石头垒筑小屋，屋地上铺了少许的秫秸、莜麦秸，还用它堵塞石缝，大的可容纳七八个人，小的也可纳三四个人，石屋垒好后大家挤在里边暖和多了。围歼的19天当中，三天两头下雨，战士们没有感到寒冷难忍。上级指示，团团包围张垣，不让国民党军跑掉一个！我军由于弹药不足，为了确保战斗胜利，发动战士们起石头垒在阵地上。如果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与阵地共存亡，坚决不能让敌人突围出去。

1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在新保安地区又歼灭了傅作义的



三十五军。尔后，继续西进，配合我军攻克张垣，共歼敌 5 万余人。在张垣北乌兰哈达驻军时，有一对姓朱的夫妇，50 多岁，还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其四个儿子都被抓去当兵了，我连队驻在他家附近。我与王振江、崔振堂就驻在他家，朱夫妇俩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感觉非常奇怪，我问他老两口：“你们为什么老是这么看着我？”老妇人说：“我有四个儿子被敌人抓去当兵，别人的孩子都被解放回来了，我的儿子一个也没回来，不知死活。”我们急忙安慰她。她说：“我三儿子朱子贞在大境门外，也没回来，跟你（指着我）长得一模一样。”我接过话茬开玩笑安慰说：“那我就给你当儿子吧！”翌日，我军移防出发，他们一家三口含泪相送。部队径直出街，我走在部队后面，回头看时，他们还在仰首看着我，目送我远去。

战友情怀

1949 年 4 月 11 日，我的好友高振乾随首长到太原一个叫子寨的地方侦察地形和敌情。高振乾非常谨慎，既要侦察清楚敌情，又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他注意力特别集中。他正在仔细地侦察国民党军的工事情况时，突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腿。他们被敌人发现了，首长见高振乾同志受伤了，赶紧组织撤离。

当时，我们驻防在青龙镇，我和高振乾是室友，那天晚上他没回来，我担心他，不踏实，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正在这时



排长赵其荣回来了，我赶紧问他白天的事，排长给我讲述了高振乾负伤的经过，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是心乱如麻，半晌无语。

第二天，我请了假，带上津贴、纸烟还有他的行李去医院看他。到了医院，走进一间小屋，看到高振乾正侧卧在担架上。因流血过多，他脸色苍白，时不时地微微地呻吟两声。他见我来了，勉强半卧半坐说：“你可来了！”他又讲了自己在阵地上是如何负伤的，地形如何复杂，山上工事设有枪眼，嘱咐我攻打时要特别小心。他还告诉我，是赵其荣给他包扎的伤口。他因流血过多，身体没劲，说话也是有气无力。过了会儿他说：“给我口水喝。”我给他倒了一碗热水。因身体不便，他只能躺着用苇管吸饮。我一直陪护着他，直到他要做手术了。

我跟随他到手术室，他躺在手术室床上还不肯放开我的手，叫我看他做手术。医生说：“医院有规定不准有旁人看着做手术。”我这才和他道别，鼓励他：“不要怕，没事！”他无奈放下我的手，含泪而别。次日，就传出了噩耗。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高振乾。在进军太原的路上，为了确保战斗力，我和高振乾在后面做收容工作。到了保定，找不到高振乾了。“嘿！这小子也掉队了！”到了望都宿营地，连长问：“高振乾怎么掉队了？他一定不会逃跑的！”我对连长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掉队的，但他肯定不会逃跑的，一定会回来的！”这天深夜他果然回来了，回来就问我：“连长是不是说我逃跑了？”我说：“没有。”我问他：“你干吗去了？让我们担心。”他偷偷地告诉我，他去保定西关看他舅舅去了。我说：“你真



行。也不打个招呼！以后可得注意，这可是违反纪律！”他说：“是，以后不敢啦！”

高振乾是个好同志，他团结友爱，乐于助人，在行军中经常帮伤病员背包、扛枪，一到宿营地他就马上帮助伤员治疗，班里谁脚打了泡，他主动帮人清理好，不影响第二天行军。所以在西庄评功，大家一致推举他，他立了一个小功。他说：“等打太原我非得立一个大功不可！”他观察战友的心态，还经常想一些办法帮助战友改正缺点，给战友以关爱。在昌平县驻军时，有一个战士总是说话不注意，影响同志们的团结。高振乾看在眼里，经常提醒他，这个战士终于改掉了这个毛病，使战友们又团结如初了。在青龙镇驻防时，部队发毛巾，干部发的是花格儿的，战士是白的。小战士通信员赵志祥很喜欢花格毛巾，手里拿着白毛巾就有点儿不高兴。高振乾看出了他的心思，和我小声说了这事，我就把我的花格儿毛巾和小战士通信员换了。小战士通信员非常高兴，满口的“谢谢！谢谢！”

高振乾非常能干。冬季，为了搞好冬防工作，部队动员战士收集干草。时值寒冬，柴草差不多已被当地的百姓收拾光了。别的战士收不了多少，他每次总能搂一担子，战友们都很赞赏他，领导也经常表扬他。

一桩桩，一幕幕，就在眼前，就在脑海。

4月13日夜，我梦到高振乾从医院回来了……我惊讶地问：“听说你不是牺牲了吗？”他说：“你别听他们的，告诉你我这次退伍了，今天就回家。”我和战友王振江要他留纪念品，



他把一床新被褥分赠给我俩，临走我和王振江为他送行，走出了有几里地，大家恋恋不舍，最后拭泪而别。

我思念战友，很长时间夜不能寐。

雁门关印象

1949年5月，我部攻克太原后，掉转方向北进大同。行至雁门关，见关隘险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忽而狂风大作，刮得人睁不开眼睛，且冷气袭人。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在关上游览了战国名将李牧庙（李牧：战国赵武灵王时曾进行军事改革，李牧奉命常驻雁门，防备匈奴），关上有一副对联：三关要冲无双地，九寨尊崇第一关。据说此地乃是过去所说的金沙滩，是辽国和大宋杨家将交战的地方。

夜越淤泥岭

9月的绥远天气已经很冷了，部队从某地刚一出发，就下起了绵绵细雨。小雨渐渐湿透了棉衣，雨水顺着脊骨往下流，大风又刮了起来，真是透心的寒冷啊！地上的雨水也不渗，满地泥泞。夜幕降临，黑色笼罩大地，部队继续前进。我们艰难地行进到了淤泥岭，前面的道路已经很难走了，爬淤泥岭更是难上加难。爬上去了滑下来，再爬上去了又滑下来，战士们仍然顽强地前进。走了好久，来到了一个村庄。因为天色已黑，



部队要宿营此地，部队后勤找了很长时间的房子。战士们在村外等了很久，大家冻得好像血液都停止了循环，但战士们仍然精神抖擞，异常的刚强。

天刚蒙蒙亮，集合号又响了。战士们集合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满脸满身都是泥，都忍不住笑了。